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六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六

宋 蔡襄 撰

劄子

乞復五塘劄子

東  
至

至興化軍訪聞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衝

大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餘  
頃為田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有百姓陳  
清等陳狀於秋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屯塘下民田却決

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聖年中  
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却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  
塘內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却屯前大和東塘陂  
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  
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  
清又請勝壽西衝二塘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  
汪隨政內徇私順情一向檢給科率產錢供輸稅賦臣  
體問得自決去五所陂塘已來沿海鹹地只仰天雨有



種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是致人戶逃移見居者只括土煎鹽枉陷刑獄慶歷二年秋旱官司檢放產稅例及九分切緣舊作陂塘灌田一千餘頃濟活八千餘家及決塘為田已來收得塘內田一百餘頃豐贍得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稅賦至多前後百姓論訴不絕官司為見已出却產錢經屬省帳難為除落不與受理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却八千餘家只豐贍得官戶三十餘家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放

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害公私均然所有上  
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即本家及親戚無有一畝相連臣  
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強一員取索應是干連案卷  
看詳親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所陳利害稍  
同乞賜除落塘內新定產錢依舊積水為塘利濟民戶  
取進止

乞與福建路轉運使同相度鹽法劄子

臣於去年曾上言為福建路州軍鹽官中煎賣每年官

中所費甚多而獲利甚少枉令生民日陷刑獄臣條件  
理利害乞許百姓納錢通煎及許客人納錢於本路通  
販可以歲減數萬人之獄及獲一兩倍之利後蒙朝廷  
送下三司尋聞三司送下本路相度諸州官吏不知本  
末多有異同伏乞朝廷連臣所言文字令臣到福建日  
與本路轉運使同共商量分析利害以聞然後朝廷相  
度可否施行取進止

乞不與招設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才細問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

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選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

乞選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

臣風聞臣寮上言為翰林學士員闕乞求添補臣竊謂暫減員數不若精選賢才有唐以來此職最為親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

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姦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開改莫敢抑退況茲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姦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乞不令中書出諫疏宣示劄子

臣竊見諫官每有論列臣僚事狀日近中書多是取旨

召逐人示與章疏使自知省臣為陛下耳目之官凡有所聞須當陳述中書得臣章疏只宜酌度是非而後行之與否決於聖斷今乃召而示之使昏謬之人紛紛怨謗臣所言者天下之公議豈避衆人之私怨但於國體有所虧損臣欲乞今後章疏不令宣示臣僚

乞減放漳州興化軍人戶身丁米劄子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為命日前諸州各有

丁錢惟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  
後以官斗校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  
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  
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人情至  
此可為嗟痛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斂然諸  
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百姓困窮之弊祥符  
中特降御札蠲除兩浙福建六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  
其時漳泉三州亦是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科



納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領北望迄今  
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以生為德以孝為本今陛下之  
民至有父母不肯養子不亦累於生生之德乎先朝所  
行之事有所未盡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  
下上成先帝之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米只  
令依建州例歲納口錢在大國經費萬分之一於生民  
性命全活豈少也取進止

乞廂軍屯駐廣南只於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替

劄子

臣前知福州日竊見本州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軍  
回日人數比去時大率死損一半前後六七次盡皆如  
此臣體問得諸處兵士差往廣南又分在巡檢下其間  
遠處至有去本營八十程者多為土風不同需染瘴毒  
廂軍屯駐本為優輕每至差發便與父母妻子生死訣  
別極可哀憫臣竊謂若只於十數程內比近州軍節次  
那移鄉里不遠自然習熟風土損失終少又緣屯駐自

來多尋舊軍年月對替臣今欲乞諸州軍屯駐廣南係  
奉宣差者只乞於近比州軍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  
存救人命不可勝計取進止

乞諸州弓手依舊七年一替劄子

臣伏見新編勅節文弓手除廣南益梓夔利路三年一  
替餘處並不差替臣先任福建轉運使巡歷州縣體問  
差役惟弓手一色最為重難竊緣一夫應名全家給送  
七年一替比他役糜費數倍今來若不差替直至節級

方得免放須令四五十年一家便至失業若謂經久歲  
月練習武藝可以擒賊臣見農民執役雖經教習多亦  
無能不堪使用其間武藝稍似精熟強便即情願久役  
捉賊酌賞臣今欲乞諸路弓手依舊七年一替情願且  
克役者亦聽取進止

乞致仕官郎官已得恩澤更不得陳乞差遣劄子  
臣竊見常朝官致仕例得一子恩澤又許陳乞差遣者  
並是指射有職田優便去處伏緣朝官致仕日日有之

在銓選人稍有優闕多被指射不無嗟怨臣欲乞今後致仕郎官已得恩澤者更不得陳乞差遣不惟止絕僥倖兼免抑奪選人闕次取進止

乞選人注官經一季者臣僚陳乞與免衝注劄子臣竊見選人注官各歸外待闕其間已有經一年已上或被臣僚陳乞指射衝却差遣雖有指揮依到銓月日須移文外州射闕路分文狀往復動經時月選人至有經一二年不得赴官者臣今欲乞應選人注官後已經

一季者雖有臣僚陳乞指射與免衝注取進止

乞留歐陽修劄子二道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

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榮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為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取進止

又

臣等竊見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降命之初外人翕然稱修之才不宜遠  
去朝廷又臣等自念備官諫諍之職無所裨益如修之  
論實有根本累狀論列乞令依舊知諫院至今數日未  
奉聖旨臣等憂慮日深外人公議日迫皆謂朝廷增置  
諫官已來今僅踰年厭苦言者雖驟榮修之身其實速  
令遠去又謂臣等顧避不能為陛下力言以留之臣等  
譏謗四至不敢默默臣等竊謂修之此行若以保州未



下則用兵將帥各有主名非修專得指麾若以河北糧  
草軍須所急堪此任者其才亦多方今天下多事塞外  
有夷狄之憂境內有盜賊之變規補闕失必借藉賢才  
臣等識慮下修遠甚若修必行臣等實不堪諫諍之職  
伏望陛下採衆人之言察臣等區區之志特出睿斷令  
歐陽修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今取進止

論財用劄子

臣伏覩陛下賜三司綉絹詔書曰使斂無暴橫而公須

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聞詔旨以利觸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乏匱而資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己恭勤憂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彌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海內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闕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羌賊

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  
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無名之賦興焉  
言利之臣出焉緣姦之利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  
軍之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  
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條已行郡縣承  
風急於星火虐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  
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愚為智有作者苟得而  
必行以攘奪豪富為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

之苦十室九空呼天苦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  
有因緣挾私讎者有之為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權鹽  
江南議鐵增添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為有或  
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獎詔所以爭求目下  
錙銖之利不為日後久遠之謀臣竊謂朝廷推賞不責  
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稅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錙上供  
欠商稅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  
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豫折田苗逼抑納錢

名為勸誘高下物估官取贏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為退剝故作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產更虐親鄰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為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郊廟賜宴

之廣北有餌胡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臣又非敢故興恤民之論務黜言利之人執高古之虛文道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必行幸可寬期力為督迫自古剝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事征伐筭及舟車四方彫殘大業幾廢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唐德宗朝

盧杞輩專為刻剝稅椽僦櫃別斂促追措虐于民都下  
尤甚涇兵乘怨近入長安驅呼市人用此藉口臣竊思  
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  
亂之因種種略施行矣故復寇盜未平干戈未息或百  
姓之心騷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踐詔書之言  
推實惠於下民不勝苦在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  
遺在博求錢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  
無極則去太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斂怨至深則去

小利而存大惠上下兩濟公私兩行伏惟宗祖不拔之  
基金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戒大  
臣力求衆弊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己之善而及人  
使百姓之心不撓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  
闊之謀事至而言無救阡危之禍臣憂深語切意拙文  
繁陛下儻賜詳觀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  
處事乖方者形之于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不敢備  
載粗舉一二條所冀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



啟請者乞賜施行

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

臣伏觀朝旨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實儼始加詳造太祖高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長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

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經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  
其費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己  
不合迺者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  
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  
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竊謂今來皇祐累黍尺與影  
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  
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來諸儒或  
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本文時有異同至於

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  
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隨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  
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況其形制聲律豈得盡傳  
幸今所存者略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  
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  
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今南郊甫近若衆  
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  
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伏望聖

卷二十一  
斷特許施行取進止

乞不書張堯封碑石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上殿奏為奉勅書張堯封碑石念臣  
備員詞掖忝列近侍書寫碑銘合歸書藝待詔之職臣  
侵其官有虧事體伏蒙聖慈許賜矜免臣尋詣中書竊  
知前狀已曾進呈伏乞專宣中書許令繳納張堯封勅  
命取進止

看詳奉神述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張茂則傳宣奉神述額後欲題真宗章  
聖製奉神述并御筆更令看詳聞奏臣伏以章聖是尊  
謚中二字簡便稱號故云章聖若載在文字又緣尊謚  
字數頗多止稱章聖即不盡盛美於理不安所以稱廟  
號則字簡義重也其御筆二字前代碑文少有稱者只  
是臣下不敢直言至尊故云御若上文云真宗皇帝製  
奉神述即不須云御只云并書理似近古臣欲乞只題  
為真宗皇帝製奉神述并書石臣又看詳委得允當取

進止

辭李璋潤筆劄子

臣奉勅書隴西郡王李用和碑石了畢近李璋送到書一封載上件物與臣克潤筆臣伏念陛下追母后之勤勞伸元舅之德美睿藻輝乎河漢宸翰賁於鸞龍臣學藝不工朝選猥及名列堅珉之末榮幸居多利兼實難之來惶悚無措所有李璋事例不敢收受取進止

啟請里正衙前劄子

臣伏見去年張問啓請里正衙前條貫第一戶克衙前已經五年許令人戶糾決却克衙前要得寬紓次第人戶已頒行天下臣前知泉州福州備見鄉戶衙前舊來勅條約每州合用人數存留上等人排定姓名逐年勾差以其產高下為重難分數只如合用十人存留百戶是十年一次克役十貫產錢合差重難十分七貫只差七分最為均平兼絕詞訟若今五年却克衙前二十年間便克四次雖有富强無不破產於理未安臣昨離福

建已見民間詞訟妄相糾決久遠不便臣欲乞下本路  
轉運司相度如是舊來條貫實利便乞令轉運司便行  
指揮依舊排名差遣訖奏臣今建言只是福建一路切  
緣南北風俗事體不同別路州軍亦乞下轉運司相度  
利害施行取進止

乞戒約體量放稅劄子

臣伏見今年開封府界京西陝西等諸路春夏愆雨麥  
苗不遂已有朝旨諸路更不檢覆只今體量放稅兼續



有奏乞省倉賑貸亦有朝旨遂其所請此朝廷愛民之意推而行之為惠深厚然臣竊恐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所差官員不能盡心或早損處多蠲放數少或早損處少蠲放數多至於賑貸亦不酌量輕重分數均濟回顧均儲有無準備只陝西近奏去年霜雹秋稅放一百萬餘石今年二月賑貸軍儲六十萬餘石即今夏稅未見申報已累有申奏乞從軍京撥銀絹應副闕入軍儲乞將黑錫中納斛斗以此言之若諸路放稅不得其實賑

貸又無分數一旦却闕軍儲三司雖有錢帛亦是臨時  
置辦遷移不得伏況見在帑歲歲入歲支之數有限何  
以濟辦臣非不知寬貸百姓以為美事職在國計誠慮  
一朝窘闕重煩朝廷臣雖責罪甘心而事幾既失言不  
可及欲乞下臣所陳於轉運司戒約體量放稅官員委  
須得實賑貸州郡亦須軍儲有備如後檢得別有闕誤  
乞行朝典取進止

乞封樁錢帛准備南郊支賜劄子

臣伏見慶歷年中因郊禮遣朝臣於江南等路剗發錢帛後來或有闕用時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為計校左藏所管錢帛數事已差官諸路取撥去年為仁宗皇帝山陵并覆賞奏乞朝廷差朝臣撥發茶本錢并諸路寬剩錢帛今來粗有數目以此連年剗發江淮諸路歲計別無寬剩將來南郊雖更遣使出外取索又緣內藏庫不住申奏取索累年借過錢帛並河北河東陝西各有非次陳奏今來若不擘畫至時切恐有誤支遣臣今欲

乞將見管錢帛金錢等依附明堂支數封樁準備

南郊支賜具數于後

見錢明堂度支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鹽鐵支八萬六  
十餘貫共計一百四萬八千餘貫今樁一百二十萬

貫

權貨  
務

銀明堂度支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鹽鐵支  
三千三百餘兩共計三十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今樁

留四十萬

左藏  
庫

絹明堂度支一百二十萬八百餘足鹽鐵支七萬八千四百餘足共計一百二十萬九千二百餘足今樁留一百四十萬足

紬明堂度支四十萬一百餘足鹽鐵支二千八百餘足共計四十萬二千九百餘足今樁留五十萬足

左歲

庫

金明堂度支金腰帶計六千七百七十兩今樁留八千兩見在金只有八千兩如有支動即逐旋撥還元

數

第<sup>闕</sup>等生衣物明堂度支計錢四十五萬貫今椿留  
五十萬貫

錦綾羅鹿胎透胎等明堂度支九萬九千八百餘貫  
今椿留十萬貫

絲明堂度支三十八萬八千兩今椿留四十萬兩

綿明堂度支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今椿留一百

五十萬兩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上財用總要劄子

臣待罪三司已踰三年伏念金穀貨殖之職顯總大計  
民齒耗登財用豐寡日考而月課之乃見虛盈然而知  
識昏冥不知流通之術無補於國又當此冗費無極之  
時每一念之竊祿苟安慙死無地謹撰成天下財用總  
要一冊上進伏惟陛下攬之可以知當今天下之勢選  
求長材俾臨是職與臣閑地廩食養親臣不勝激切惶  
懼之至取進止

端明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七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七

宋 蔡襄 撰

書

上運使王殿院書

某謹齊沐裁書再拜獻于運使殿院執事某嘗讀書識其語曰克明峻德又曰后非賢罔乂是知君人者用賢如左右手也又聞仲尼攝魯相喜見於色曰吾喜斯民之得吾也伊尹居畝畝湯三聘之然後幡然曰曷若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歟又知聖賢求道  
不為己吝明白踈暢翼時君之政化剔愚民之耳目盡  
力而後已也又聞周公待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又知職設茲多無有巨細必在賢者是雖有聖  
賢之材處崇高之位一良木不能成林藪一龍駒不能  
備驂服廣求其合同聲呼報以成厥功夫如是則君臣  
相須之道一不可去明矣中古之世諸侯有地以自保  
繼承不息治與亂在己耳嬴秦一天下而為家罷侯置

守賦征畢入王帑漢晉而下悉案前武故至于今方地  
百里為之尹百里之民賦稅徭役之輕重訴訟爭競之  
是非咸得決之於尹數尹之地為之牧以盡統其屬尹  
之政彼有所失及其事之大者皆決之於牧是牧之政  
亦以重矣然慮乎提封廣而吏員多牧尹時有弗明天  
高靡聞日不陳於上前奈何盤冤憤於人人之臆於是  
條天下之郡分命使以按察之牧尹之政有所得失執  
事之務有所廢興人民之情有所曲直使皆得振舉而

與奪之則是使之寄又愈重也使之命難於任人者必  
矣七閩之地南遠宮庭三千餘里邊江海而圍山岳土  
地磽确所居之地家戶聯密有欲耕而無尺土者有畜  
積踰年即為陶朱猗頓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繼竟  
取良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國朝以來因而不改故  
學浮屠者絕無徭役第食不乏而衣有餘耳人惡焦苦  
而竟樂為之版籍何處不因而減之乎矧又謀訴倥傯  
與民爭利故財屢屈而人愈貧也加以建安之郡延平

之壤或收羅茗苻或筦榷酤齊福唐南直數州煮浪以  
鹹醎國家念邊儲鉅費是三者利悉入公溫陵臨漳莆  
陽三郡之民歲輸錙以稅其身窮民妻孥無營不能緘  
口待絕所謂利悉入公之三者出於已者薄而獲於人  
者豐雖焦手於猛火殘肌於白刃必冒熱當鋒而進故  
強宗右姓力於兼并游手惰農因之以流蕩然後丹筆  
不及乾郵牒不及息者由來尚矣必使當其人則列郡  
有準繩下民知教勸於是寬猛得中物遂其所今執事

銜天子命而來七閩之人素仰執事德望威名莫不謂  
執事可以目注口授春和秋肅不俟期月而罔有不利  
也某竊謂俾列郡有準繩人民知教勸寬猛得中物遂  
其所在今日矣然封圻僻在軒車罕至之地萌庶之細  
微者不得自振又宜擇屬吏而委任之屬吏既多則真  
偽得無相蒙哉有昏鈍而柔懦若能仁者有貪墨而諂  
媚若能恭者有簡傲而惡倔若能忠者有別白而私徇  
若能斷者有行加乎人而衆毀之者有明智而力不足

者執事又宜黑白清濁以詳之也進之可退之否激昂  
士流宣贊風美則執事之化無不至屬吏之志有所伸  
某所謂君人者宜用賢賢人宜輔君化民又宜求其類  
之者為之助亦在茲矣此蓋執事之所素知而能行者  
也豈復假某陳熟之言重複而陳於執事之前耶然某  
亦占一數於吏也奈何性鈍識鄙不足當吏之賢者必  
矣然其可念者家世無顯榮幼而從學齟齬之歲偶能  
習詩賦既而孜孜刻志臨文自省不陷邪說於師道久

廢之世自強不息年甫十五再求舉于鄉里皆不利用  
前歲間攜幼弟徒步西上艱難困厄僑舉王府偶先多  
士未幾得就吏祿佐幕偏州實貳郡政大之則生殺鞭  
掠之權小之則勾稽簿領之務皆所參畫而職掌之也  
以某播跡窮門心靈局隘當此委任亦以難矣敢不兢  
戰晝研夕味益其尚短晷其未明旁搜遠探期於有得  
然後知從政之術無他也必先本諸先聖人之道也憲  
綱雖密參酌而用之者在乎人折獄必先本其情幹局



必預防其弊正其心以臨下盡其心以率職如是者亦以期年矣然才薄位下固未能振發綱領宣暢王化但求內無愧於心外無忤於人而已其如有所可憂者亦能自料之賦受愚直不能取容於人在已上者有所枉道則咨之在已列者有所罔心則評之在已下者有所干犯則懲之介介而行一無所屈故知獲譽必少而得謗必多也今遇執事使此一方察郡以來將及半載所謂目注口授春和秋肅誠哉吏之不肖者必黜賢者必

升政之弛者必張成者必獎列郡畏服不俟一二提振  
皆以改革勢若建瓴某既在屬吏之列遇執事明白若  
是儻或緘其誠而不吐鈞是流而偕進則執事以某為  
何人哉今雖覩縷於座下亦非有所冀私恩而垂曲庇  
也所以勤勤者但不知量於吾道也每念周漢之際由  
其臣之文章事業使後世知其時之治亂廢興也至於  
唐室全盛餘三百年今之推其知道能文者數公耳迨  
於我朝能以文章為已任提挽黨類恢宏詞於天表挹

清醇於筆下煥赫洋溢流于無窮若執事先君子者幾  
何人哉而位未躋於台輔功不徧於寰區人到于今惜  
之得非臧孫有後畢萬必大是生執事以翊王道況今  
天子仁聖遠夷懷柔戈甲生蠹粉農桑竭地脉政教流  
行罔知帝力執事豈特享富貴足志氣而已耶亦將有  
以羽翼明主康濟斯民也某又豈特苟芻豢保妻孥而  
已耶亦將有以驅策駕鈍龜勉展効也惟吾君克明峻  
德求賢共乂豈宜晚用執事也執事喜斯民之得吾也

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職設無有巨細必在  
賢者又豈宜不竭衷於吾君而求其類之者同聲呼報  
以成厥功也執事一朝曳履高廊恢張先德崇大邦基  
不取於人則已將取人則在乎熟其學行飽其聲猷然  
後用之而無疑也某今日為屬吏是以親而且邇也可  
以察而知之也苟不受知於左右則他日之望必疎矣  
願執事熟思之譬諸立明堂焉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榑  
榱椽桷俾其高下各得其所則我朝文物聲名日益乎

鬱茂禮樂刑政日益乎修舉惟吾君高出于古之能為  
君者執事一無屈於古之能為臣者豈不盛歟儻執事  
不罪其愚箴其過使草之賜之教使遵之長育以成其  
材使可就用心出於門下也幸甚幸甚干瀆威明不勝  
愧汗察之憐之在執事而已矣不宣某再拜

答謝景山書

某頓首景山足下憂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

缺

山

好稱

闕

杜筆語於人今而日既師其意又師其辭何患

且嗜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其謂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為文之本文為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孰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文辭而言故有是云某豈敢鄙文詞哉顧事有先後耳某之為文無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無足怪也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已務以文詞求於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於有位於道為無枉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且困墜求知於人無愧又

云有數頃田必歸耕海上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是未離乎躁也妄者易進而難退狷者難進而易退妄與狷君子皆不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世重人自進為比苟有異於某之說雖前世重人某不從矣其稱仲尼佛肸召而欲往孟子不遇於魯侯斯二者何求哉委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恤仕宦之顛躓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未得憤意外之橫辱斯亦景山未之思歟夫聖人之言吾畏之賢者

之規吾愧之有人加言於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其言蹈乎聖人賢者之說吾畏而且愧焉其言異於是吾將憫之豈暇受而為辱乎小人之辱君子不辱也景山取之哉取之哉抑憤之心日益損

缺

又云若使

某年四十而卑辱未必能如已之恬然不苟也某又復而讀之益悲豈行已之謬歟如景山且不能見信尚何望於衆人雖然某無求信於人自信甚明身之窮泰不得而知之為學遠近力窮則已其所自信者不却行而



利動也今日視前日猶能樂其所是而恨其所不至使  
年益加而慮益廣豈肯舍所樂而從所恨哉與景山別  
久思一相見以道所懷今雖諄諄其詞非求勝於景山  
蓋陳已之所守抑未知景山以為非是也誠以為非是  
幸亦語焉某不敢憚煩於屢告也不宣某頓首上

再答謝景山書

某啟去年得景山新文心竊喜慕且某與景山遊最舊  
其有疑者不敢自嘿因而往告焉景山始未之從又往

告焉今再辱書復說勤辨將有以開發愚陋然某前者  
所論罔不盡心景山自取舍之某不能移也於其間取  
一二事以自辨焉夫辨道莫若言傳言莫若文言者道  
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無有不  
極於文也其道餒焉而其文雖工終亦莫之至也某前  
書云由道而學之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  
道者多矣此所謂學者先於學道而後於學文耳而景  
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

景山離前書之意而言固不異其所歸復而從之則通  
矣景山又云某前所論書傳示於人恐醇識君子以某  
為取友之短售已之長而取名也誠得世人人皆醇識  
君子宜不以是過某也且一言之發終莫之禦况為文  
詞其傳固宜景山示某之書已傳於人也而某之文獨  
安能止衆人之無傳焉夫道至大也至公也以其至大  
也故學者莫能悉其要於是異見偏說興焉君子畏道  
之不明然後是是非非以其至公也君子是是非非

非咸一於至當不得私而讓焉柳子厚於韓退之其友也子厚論史事辭意甚嚴張籍於退之師弟子也亦譏其駁雜子厚與籍豈欲暴其師友之失而自取勝乎以道有所明不得私而讓其師友也其書傳于今人莫或非之劉歆之於父向也論春秋義率多異同歆漢名儒又豈欲前其父乎以道有所明雖其父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亦傳於今莫或非之伊尹陳訓戒於君太甲教告切深其自稱功德無與為大伊尹聖人之徒又豈欲昭

其君之所昧而耀已乎以道有所明雖其君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仲尼取之以為世法無有疑也弟子於其師子於其父臣於其君不自嫌於不讓而辨之惟道故也故其師也父也君也亦惟道之恤聞其不讓而辨之心以為當然况朋友之切劘規誨理固然矣春秋之法為親者尊者賢者諱其惡傳曰惡訐以為直皆謂不暴於人之隱匿耳若夫論議曲直必章章然大辨以傳於世豈比家人溫寒勞苦語言務相承取而已哉然景山曾

不是慮而謂某售已之長以取名何哉名吾者誰於何而售取名於賢者賢者進人以德不進人以名取名於庸人庸人足名吾哉某不置心於名也且久况期售乎古君子之於人一有賢已從而學焉一有未至從而告焉學焉者欲人之速至也告焉者欲人之速賢也朋友道衰人務自高讀書指古人姓名呶嘍稱慕以不見為恨使其人同世而處莫肯公其是非而相推先以道義嗚呼欲朋友之義存而道之興也不亦難乎某以是於

景山勤而不已自謂於朋友之義為得而速望於景山者今反過疑於某非敢聞命景山文日益高某之深慮至乎至也不宣某頓首上

上龐端公書

閏四月日具官蔡某謹遣公僕獻書于端公執事間者某取孥江南會執事受詔還臺嘗獲承顏坐隅執事以某閩人又素官于閩與之言老儒茅知至及泉南臨漳莆陽三郡稅丁事頗自嗟邑蓋將歸而為上言者某竊

思自謂執事美實副於大名不為常俗之為夫俗吏狃  
祿食矯聲譽計己之利而忘民之勤苟安三年幸而代  
歸視舊所蒞之地之民若踵迹之遺豈皇反顧哉使主  
澤不宣時弊不改職此之由也而執事視三郡之民有  
失職者少選必念非恤隱之厚其孰能若是乎及來京  
師乃知茅君先時朝廷用執事之請以助教官寵之某  
每以茅君之德宜享束帛之聘亦既寵已不應復論惟  
身丁之稅宜有聞而未聞何也豈執事嘗言之而某遠



賤不得知之歟將未嘗言之姑有待歟抑亦遂棄之而  
都不記錄歟其已嘗言而行之也則某不獨慶三郡之  
民之受大賜而慶本朝力太平而粹王道也其未嘗言  
之而姑有待也則凡事過久易於因循重於建白今茲  
惟時其遂棄之而都不記錄也則執事非宜得此望於  
人矣昔者五代之季羣豪列壤連兵恣欲國用不給故  
無名之稅興焉民不相聊天祚真主方內一統人人自  
謂再生歡欣順命無待威震蓋欲去向者之苦而蒙今

者之福謂何其三郡之人引領佇望四十五年未之或  
省意者建議者之不明而吾君吾相未悉聞之耳聞之  
豈不為之動心哉南方地狹穀鮮又浮海通商錢散不  
聚丁男日傭不過四五十文身丁之直歲率三百衣食  
之餘終年不能足之心僦產子不幸而疾閔 歲旱而  
力不售與掌輸之官弗嚴而有遺失之閔 願無他營死  
焉耳矣力能扶持老弱流冗他郡自非勝策而又名書  
不減害延乎司里者其哀勞之狀不可盡數先朝時詔

書特免江浙諸身丁錢以貫計者五十餘萬斯時七閩  
有不材使以謂詔書所免者身丁錢耳三郡身丁之輸  
者斗斛也非在免中不能舉而覆奏故先皇帝育物之  
仁均而有遺豈不恨哉伏念主上聖神慈愛設或一日  
推烈考之遺仁鞠一方之捐瘠無亦裨大化之萬一乎  
誠未欲盡免固宜闕 貧民之無田業者與無貨財之  
為商賈者分別闕 深為之防使貧富判異而人全其  
生此急務也文王為政先於鰥寡孤獨若先免貧民無

害於國力大封也願執事懇至陳之庶乎必行執事以  
言用天下之所望者本務大體也而某徒言其近者亦  
跬步之發焉伏惟財察不宣某再拜

答王太祝書

七月十五日新授西京留守推官蔡某頓首白太祝王  
君足下前數日幸辱肯臨後二日又惠書累紙何意勤  
眷之厚殊甚如此僕資性椎鈍不識他伎綴文積學以  
植厥中雖渾渾乎進而不晝逾久益遠不知何時至且

成也足下過聽一至吾廬遽以道義滋益為謀非欲善之速孰肯為此謀之賢明猶將歛衽避席如僕之固陋適遭迴而不敢承足下之賜也然足下謂速得話言以詔之無以世胄願我此豈得不自辨而已乎商周而上開設庠學以教胄子合考其能施于民上故材必有成而賞不虛授也秦漢以還侯王世襲其大臣宿政有父任之科有家調之澤咸得與政而庠學之設名存實亡非如古者之必計其能也故右姓子弟出襁抱而享貴

爵一日用畢願學與不學在其志耳乃有自甘淪敗不  
圖樹立蠹美材而辜厚賞誠可嗟憤至於道義砥焉惟  
能者之所存非有布衣紉袴之異而彼輕此重也處約  
者慮深意滿者志肆慮深故能圖樹立志肆故善甘淪  
敗雖常人之情未足為賢材議然由此而立由此而敗  
者豈少哉足下家故相旌躬為善官退託窮約好學樂  
聞樹立於斯時也有日矣僕何敢置長短于鄙心也窮  
通不實于中毀譽必至於外而足下惜僕仕宦之未達

而自歎名譽之不彰此宜僕與足下皆不得怵其心者  
蓋非我營者吾不能知也如何如何窮居多故不時前  
謝具舟旦夕東下必造門為別不宣某頓首白

寄尹師魯書

某頓首上師魯十二兄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  
魯時為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耿傅者忠死  
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褒傅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  
於是浮謗興焉謂傅迫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某竊

以謂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出傅之官微  
僅為其部督運糧饋於勢安能制迫諸將哉借使與謀  
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免保寵自安者乎然談者  
籍籍徒以私智稱度無所据依莫之闢也乃謁告還家  
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為念稱歎沒者之忠節因言  
耿傅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  
一遂戰而沒某乃以傅之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  
作耿諫議傅報書一通寓於歐陽永叔比某歸京師則



見者多矣是非或參焉然某所以云云者非特弭傳之  
謗抑亦為忠義唱也雖羣非無愧况有是焉者耶近聞  
師魯著辨誣憫忠二文其辨誣一篇為傳發也雖未得  
其書以觀而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於  
耿傅同事西鄙相得甚厚不應作文以辨蓋類夫私與  
者某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志也以嫌為避硜硜者之  
為也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疎置於其間惟其公而已  
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疎者不知而

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魯居  
憂河南時某為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為人材智勇敢  
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交漸劇之今者唯義之恤而死  
焉不避某以是自疚於知耿君之為未至也嗟乎體節  
殊處適以招毀甚哉世人莫肯樹夫善也唐安祿山之  
亂顏杲卿陷賊支解中橋至死罵不休而小說者以杲  
卿前已向賊既而悔之就令杲卿始嚮而終悔何為仇  
賊之堅如此萬萬無是杲卿忠烈貫於幽明而垂之無

窮而好事者忍加誣之亦何種人也觀古人之遭誣常  
為之痛憤以親識其人而審其故得不為之動心也頃  
見師魯為耿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今錄  
其傳以往願增補之并辨誣篇還以為貺幸甚幸甚不  
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某再拜叔平內翰七丈足下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  
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

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某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

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構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  
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  
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饑餓  
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見信道  
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死且數百年孔子稱之  
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某以同年進士凡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  
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敢以苟容無所

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  
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  
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  
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使某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  
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權此某所不為而足下所  
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矣奉教不知  
疲憊感歎顛倒不宣某再拜

上集賢相公書

十二月十七日某再拜上書集賢相公閣下伏自閣下  
入總台衡天下慰慶况素辱公知遇者然不得奏記左  
右以導懇懇蓋私門多故以至是耳公之為相伏計進  
說以助聰明不可勝計高論者不可為為之無成卑論  
者不可用用之敗名惟是二者稱量世務因事有作正  
當今之急要者伏惟留意某自六月去都至南京遽喪  
長子尋以妻室病患道路就醫處處留滯至衢州比又  
喪亡半年之間再罹凶苦生意幾盡上願慈親年餘八

十强安神情以悅老者昨自開封府以母老得請便郡  
經歲猶未到官某有所慮者恐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  
不遺姓名或有移易某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千  
里侍親而行則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  
適足以趣某退隱也又念食祿理無自由思欲歸休以  
奉晨夕生平不能為生無田可耕仰俸自給以供甘旨  
捨官而養遂為窮人儻台造為之守郡便安而不移則  
重賜矣設或聖人尚記犬馬而公以此開說當亦可解



下誠區區幸冀財悉不宣某再拜

修太平驛堂貽鄉人書

太平驛當吾里中南走泉漳廣粵里人之仕宦者還家與之官莫不說此然舍館卑陋牆墮木腐相因補治數十百年某初為漳州從事慶歷中以諫官商度鹽利尋知福州遷轉運使及自泉移福往來數四唯是鄉邦父師者德率相過從堂房之隘不可以少留前無廳事不可以修集會之禮今年知縣事大理評事許君杭乃新

廳事而堂室仍故蓋調民而作有簡書之畏某謂鄉人之已仕與業文學而未仕者相與完之異日往還使其中可以休息其外可以延賓親其庭可以陳旌戟而鳴鼓角斯亦吾里之佳事幸留意焉至和三年六月十八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福州軍州事蔡某書

答歐陽永叔書

某啓蒙書以集古錄序見託書之於石集古之勤且十八載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以來

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  
謬其於所得之多雖勞有益豈特比於犀珠金玉世人  
之所欲者以永叔之文章與所趣尚舉而行之極於不  
泯豈假書字之工而後傳哉然古之碑銘植表亦有以  
書而傳者觀其人莫不勤苦畢世乃成其藝某之所能  
特淺淺者爾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  
碑文宮寺題榜世之人豈遽知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  
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某謂近世書寫碑誌例

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某非以書自名而取高誠以不相知者以利見臨也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茲其幸也其敢辭焉不宣再拜

寄歐陽永叔書

月日孤子蔡某泣血言某罪惡深重不自死滅延禍先妣護喪南歸指日待盡猶以葬期尚在中冬所存餘喘

以哀號于公之門下幸垂聽焉夫喪者託事也又欲永  
其傳焉必有誌銘若得鉅公文之今世榮之後世信之  
是歿者果有傳而生者果可託也母氏孝行聞於鄉里  
約素而嚴諸子甘貧而自力仕宦無過皆母氏之訓也  
三十年祿養今其已矣鮮民之生復何為哉適以閤下  
暫臨近輔居有間日誠能輟一食之頃紀其平生以為  
哀苦之人罔極之報則恩德莫加重矣謹錄行狀一本  
上呈可否惟命不次某泣血上

端明集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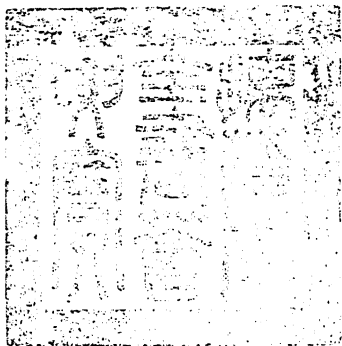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六第十二頁前五行遠近之情若斯  
刊本斯訛思據別本改

卷二十七第十四頁後二行本務大體也刊本務  
訛無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然古之碑銘植表刊本植訛  
桓據別本改

--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禎  
騰錄舉人臣鰲圖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八

宋 蔡襄 撰

記

羣玉殿曲宴記



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幸天章閣召輔臣近侍

出太宗游藝集真宗文集以示之又出瑞物石之類五  
一曰趙二十一帝二曰真君王萬歲三曰天下太平石  
本如拳皆隱起成字四曰石佛像石一面平有黑理如

浮屠像五曰軟石狀如界尺可長五六寸持其兩端而  
曲之木之類一不知何木長一尺許中分之白質黑文  
曰大連木竹斷兩節直剖之雙絃屬其上下命曰君臣  
合歡竹龍鳳卵二龍卵可容三升鳳卵可一升皆中空  
以黃金飾之為瓶狀金珠之類四生金山一重七斤十  
四兩嵌崑峭突有山狀丹砂一重十二斤八兩色黑若  
鐵間有芙蓉頭七星珠一徑寸之四分有北斗星文旁  
出輔星皆隆如粟粒裏蹠金三漢武帝詔所制以應祥

瑞者凡一十三種既已移幸寶文閣親書飛白四十餘  
字遍賜羣臣遂宴於羣玉殿是日名香珍闕金縷綵花  
皆自中出宣諭以太平無事卿等盡醉乃索鹿頭酒易  
以大杯丞相韓公得金蕉葉一引空杯上舉醖以屬曰  
可更飲否又引一杯上喜甚左右顧令盡飲恩意隆厚  
伏惟陛下臨御天下四十一年宴享之勤未有如羣玉  
曲宴之盛羣臣感激際會咸進詩歌稱詠其事明年正  
月八日翰林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臣蔡某

謹記

賜御書記

天子即位之明年建仁宗皇帝別廟於景靈宮三司戶  
 部副使張燾修奉九月三日御篆題榜曰孝嚴之殿命  
 燾瞻摹既成即以其本賜之伏惟陛下思慕孝烈躬洒  
 宸翰豈特以字畫純厚勢力端勁高出前古以為美觀  
 蓋所以昭示孝誠於外而令臣民瞻諦知天子念親之  
 深追遠之謹如此其著靡然而化者也燾以職事首荷

恩賜雖丘山之冠無以喻其重傳之子孫為盛時之榮  
遇也三司使給事中蔡某記

新泉記

功不益於世望不悚於物抱美而淵潛者蓋徯昌于時  
期大於人而已徯得乎昌期得乎人則益世之功悚物  
之望固不加少若新泉者斯之謂耶予頃年求薦天都  
道武陽之西鄙暮抵蘧廬時適新憂思以綆泉煮茗招  
神宅府而所居之民啜漿熟饍日汲溪隅之水帚遺而

溝洫者有之足滌而面沫者有之則歸之縵泉之發莫  
有所慝焉循溪而下巨石盤互有罅然中斷者平沙之  
間泉竇如流縷潤數尺若披而決焉若培而浚焉激乎  
渾然止乎窪然甘出天味清鑒人骨芟葭植鼎且償昔  
意既而莫知其為瓦礫之遂堙乎為罌缶之給用乎五  
年于今矣不意解官就道迹追舊賞所謂新泉者礮石  
以環植宇以覆居者行者且引且酌德哉泉乎獨曰惟  
其時乎則日遷稔革孰泉之顧獨曰惟其人乎則冰瑩



玉澈孰泉之有泉莫克明予得肆辨間使弗披而決弗  
培而浚誠有甘出天味清鑿人骨茲焉之美適以下滋  
蟄蚓之壤上沃棲鳧之莽豈復居者行者且引且酌之  
為利哉且夫崒天之幹惟工之斧剗玉之鋒惟工之砥  
物莫不然斯亦固然予倡厥初是為新泉記云

遊徑山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  
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

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  
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折蒙翳尋丈  
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幄盡十里許下視來逕青  
虬蜿蜒搏崑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  
而內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手豎指一峰南絕  
卓為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其間小井或云故龍湫  
也龍亡湫在歲率嘗一來雷雨暝曠而鄉人祠焉者憧  
憧然環山多傑木絲杉翠檉殆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

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沈毅而有待者尊流周舍鏘然璆  
然若鑿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峰之北數百步矻然鉅  
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  
文曰碣石崑其石甚神並傍巖被谷脩竹茂密嘗以契  
刀刻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  
東逕而往坎窞為池游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躡南峰領  
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  
之橫柯上竦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

即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  
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浙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  
攀雲駁靄褰狀類互出若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  
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岡脊矯矯翦翦咸  
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  
久之魁博幽通之思生焉古人有言曰登高能賦可為  
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為也大凡言  
之天隣地絕山回物靜在處神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閱

寂未睹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清秋氣之明然取於予者  
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鈎複結無一見焉  
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  
者建安黃城君度岳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曰子  
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  
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  
之三人莆陽蔡某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  
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

也

通遠橋記

隋都洛陽負城封地以為苑囿唐全盛時距城西絕穀  
水治兩上陽宮梁其水以通之益修臨幸觀游也館回  
繞幾百里禁民無得至者自天子在汴河南為別都悉  
弃故苑囿地與民耕而為田復舊梁以達東西道焉穀  
水發源甚近於其常也特漸車之瀆然北並山阜乘積  
雨支流之勢湍注益悍雖鉅木叢貫而力不堪植漂浮

判散行者艱濟即又新之雨輒復壞若是歲或再三焉  
寶元二年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常山公既莅河南  
視民之所以利與其所以病必興且置之物制事辨罔  
不修舉其夏穀水敗橋公曰道吾疆而有病涉者孰使  
然耶吾思懲數勞而圖久利無所事木必伐石為之乃  
可於是命三班奉職勾當橋道司王懷吉專董其役復  
以內侍高品監修大內任修已府推李昭逢總其區處  
考規度商功費謹財用庀工徒罔懈以力始作於八月

丁亥迨十月癸未以既事告公謂某曰橋抵宮城七里  
舊以七里為號今新砭益壯大子其擇所宜稱者名且  
記之某退而次其道所從來蓋西屬于陝達于秦雍盡  
關中地方數千里又西南踰襄漢通巴蜀其王官之奔  
職邦士之修貢傳郵之將命商旅之遷貨若方外羌夷  
荒忽之域涵澤而內附凡東走京師以往來者車蓄背  
負蹄軌相軋莫不出此遠哉其為利乎請以通遠名之  
古諸侯國咸有史官事小大悉存於簡冊魯新作延殿



而書之春秋蓋無不錄也後世州郡無以紀事職其官者有所興治非特識焉則泯昧而不傳焉某謹載其實揭石道周異日職方氏訪通遠橋作之所始於是乎考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導伊水記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闕塞治渠醜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瀕大山屬聯數

百里其生植深遠無窮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  
取之設方泐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  
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載  
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  
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  
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尚書虞部員外郎王益恭右侍  
禁皇城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三班借職  
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庀工徒秋九月二

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落以障大川更起隄防壅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橫前不得絕其流而度編木為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載負者復捨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支取其饒溉注園池碾磴為利滋博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官守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積染風俗之久而心從三年而遷視

其地與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  
方專制羌虜蚤夜設方略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為事今  
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二年十二  
月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廩治舟以漕湘衡吳  
楚淮泗之粟水行數千百里浮鴻溝達河沂渭以食長  
安用是國富以強其後劉晏修舊制費益損而力益贍

號為材能自天子居於大梁南方之饒萃而不西乃取  
關中地水以東下而三門白波河陰咸設官莅治發運  
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員外郎陳君既  
總使職凡邦計之所賴貨財百物遷徙上下必精思以  
行之故事無留者因視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北有  
嵩山少室天壇太行羣山絕特之美遠近環合登臨而  
觀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為臺誅榛以為圃  
植宇聯屬互作佳致圖誌記書盈溢几案官事且休日

出其下徜徉而自適夫治繁而簡者其中有餘以靜而動者於外無累君處尤劇之務而未始離乎淡漠其為心也豈不裕哉

謝公堂記

副閤舍人陽夏公天聖中通判府事首議以河南天子西都學館宜鑒唐故事建名比上京遂請易其號為國子監延致舊儒講解經術以教學者公雅以文重於時又躬與諸生立程準評辭章每更品目聲聞輒隨而上

下咸益奮厲業成而登仕者比舊加衆自公捐世諸生  
日相視嗟感皆曰孰從而求導予者既又曰逝者不作  
而思者無窮昔後魏劉道斌治常農修建學校郡人追  
繪其像於孔子祠唐楊瑒為國子祭酒其徒即而立頌  
稱載休德今或圖公像於學以厭羣慕不為無所則乃  
疏其說於府而遂圖之以時禮焉公氣和志直內外修  
明文章謹於法度敘史體述制命尤為深約典重臨事  
通敏雖衆所難能論致公前立斷不可已而皆宜設

於政治依放物情裁以教義故所至令順而民懷樂推  
進人善器其所存不强其力所不逮士無賢愚一造門  
下滿意而歸議者以公材全而德盛使且貴顯必需然  
大施嗚呼享年之薄天下所以重為之哀悼况洛之士  
民親就而薰者於是舉也宜矣公諱絳字希深以寶元  
二年十一月終於鄧州春秋四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安州孝感縣井記



闕陽君闕

始作安州雲夢尉自以事辨治如何豈闕

官闕

為闕

乃厲精舉職慶歷元年今資政殿大學士

闕右丞范公時將其州表君才能移孝感孝感之闕飲

旁瀆若歲雨潦溢及者嬰缶顛道寒闕遠難致君至

則令其民曰吾將井以闕者百姓奔譁皆曰能是瘡

我病矣相與出雇錢陶埴治傭以須君為之相所宜地  
發之得泉甘美其年夏秋不雨土膏乾燥他水日索而  
泉出愈甘源來無窮民益異之又相與礮石乞文以識

其始古有廝陂渠教農種植貸財或功利饒於人而資於國者前史書志皆特載而詳言之以法于後以君之智力使有能知而用之者盡所謀為則功利一時其名氏宜得附書志以顯徒井上銘耶然尉之闕莫得自効因井之利而紀之以永其人之思且君後果用是以驗云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臨安海會寺殿記

杭州臨安縣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曰竹林及五代

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王縣人也少嘗往來里中困甚已而跨有全吳名貴地大私念所從來豈非陰有相我者耶且竹林最得山水佳趣因大治之益廣前制當是時吳中浮圖居雖百千數無是倫比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遂錫今額天禧五年冬十月火通夕而墟其徒散去摠持僧有明願思惕然以興所廢為已務每說於衆曰吾師之法或資於塔廟福報之來稱其所出今殿適謀始而大家力饒不能厚施異時名氏不齒篆載反索氣于

後人其可乎於是盛仁俊張從實先輸而唱之又從而和之數十百人以圓監元一盛張兼筦度材礮石墜茨階級之役積費錢三千萬役一十年而後已既成列像其下鼓鐘其中會合邑子而落之墟者復庀而散者還集昔錢王以一國之資基之於前而有明以一己之志繼之於後可謂能且勤矣慶曆三年正月十五日記

福州修廟學記

闕

地險而壯福州之治尤据其勝勢為

東南一都會其風俗尊嚮儒術唐之支盛間有重人薰漬  
剏刊日以滋衆然庠校之興前無著者自五代錢吳越王  
制專甌治分子弟以莅之乃作新宮號為使學本朝太  
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公克讓始立孔子廟以奠春秋景  
祐四年通判謝君微權職郡治遂表建州學仍請賜田  
五頃以久衆處詔書報下謝適罷去逮范公亢許公宗  
壽更守此邦參擇曾掾之能者黃中方嶠繼任其事商  
工度材歷五載而大備公帑之泉計費千萬植宇之楹

總數六十中設孔子與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于世者皆傳之壁曰九經閣以藏舊所賜書曰三禮堂以圖輿服之制祭享之器黌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井飲百用資給今尚書都官員外郎沈公之來入而拜出而嘆曰學成空不居無以育賢才而起風化乃與監都太常博士陳君議增美田充所賜數迎舊儒敷解經術又立比業準程羣居約束揭為衆則以俟官尉吳及兼總之於是遠近學者靡然從慕初公至精

究疾弊繩治強豪人用震梟既而譬曉士民教之六藝以是知公摧兇拊而培善本威與惠并施有所歸賴更口膝道厲戒幼小無或失業咸願刻文于石垂延久後遂相與來請某為之記已又作詩曰於戲生民角翼者羣上聖有作才治人文執道之中立世之紀厥後迷謬乖離本始躬服儒方偶媿言詞專用干祿乃文之疵入齒王官出知法令不失有罪乃政之病然於當時咸著能名使二者失由學弗明學斯謂何忠義悌孝政斯謂

何禮讓風教譬如大鼎量入千鍾侖石百數罔不兼容  
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修之假唯州有學邦  
君實謀驅汝閩民來處來遊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  
肅雍室廬悶靜孰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  
恥孰為人師啟率其徒開陳統要罷詘巧誣墜舉廢興  
屬於繼承益完勿圯惟賢者能

葛氏草堂記

葛君公綽即其居之東園植竹檜果花幾萬本又因其



高下以為丘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丘於亭跨池以梁  
作堂其中可以安處而遊息焉予嘗過之公綽指而謂  
予曰宅於山雖有崑壑靚深之趣然以人遠欲從賢豪  
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時溷人意欲  
自親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汨於城堂中儲書數  
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羣植考經義之微咀文章之華  
如是者吾所以學為業也若夫花飛而草長竹陰而泉  
鳴蟹魚果蔬俛仰掇拾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吾所以

從賓遊也賓既休矣蟲鳥幽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芰  
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也若東園之勝  
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矣予謂之曰子之兄子雅君而  
下皆以文藝中科走官四方子之詞業日益新又將仕  
矣然則所謂東園者殆與仕而老歸者為謀子安能專  
有之而且不負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

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治兵蓄財日為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刺史以來蓋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要之起廢弊變繇習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之厘里之稅歲糜中產餘二十家為之籍其地而出其資市賈謾欺取予不均為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強蝕貧誅利為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藏出沒無常為之根株而去之

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舊德或復諏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踈動迎向公訓公知衆之已悅也隨所譬諭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為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於山阜為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錮金鐵用為敵備今方內統平吾為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即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圮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

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即以其說謀之轉運使資以  
羨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  
裁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墜陶蓋梓之功必  
當其傭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日壬  
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攜扶老穉闐溢郭  
郭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  
情偽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為門羞吾屬戒焉是年某  
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為治固有聞於執

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鰥惻教勅子弟及其治成井市童兒不收落錢田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願為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寇還請莅杭上以其能讓而不伐中道召司宥密未幾以直議不能與衆合遂伸前請至則勵精夙夜決事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進退之節與所施為若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過余再三稱頌懃懃不書無以慰

其志九月二十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  
軍州事莆陽蔡某記

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顏淵最為高第其稱之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二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為學者類斯  
道爾孔子没其書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以之道顧有  
不至者非道之遠蓋利汨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  
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嚮利獨孟軻荀况顯其所

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之徒自名其家  
顯務師說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傳經以正其  
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曲褒孔子至列  
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  
士之路以宏詞為進士以數字為明經中其選者相躡  
為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  
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奕苟入科則  
祿士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為窮師以顏子



之所謂學者學之於人則為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庠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謂均賦徭辨曲直剔姦弊興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明以善道而使漬於仁義乎明年出奉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兗國公而下十人像籩簋之數率擬典禮又旁廟設學舍數十區將

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為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  
二月廟學成杜君錄其本末以來請文予謂居其舍者  
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為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  
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民鳴  
呼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  
學學斯為利學其利乎斯下也已

修驛記

興化軍仙遊縣太平驛在唐為風亭館

事載皇華四達記

今門

有新題而鄉俗猶名其舊蓋所繇來久矣嘉祐元年始作廳事六月某自泉移福詒書鄉人共完堂室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甫來見行舍曰此吾所治也於是上蓋旁立不完與正者易之閔廉隘狹椽甍朽缺者去之治材於公民不知勞旬月而大備使者行部王人乘傳之南者以舍息便安之美為言予嘉邑大夫能修其職適事之宜又思自幸於東歸也與夫鄉里有徘徊之項實被其利斯可忘哉因取詒鄉人書兼

載所造列之屏著之側昔人郵亭不修見譏前史唯事  
毋小乃政之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萬安渡石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  
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累趾于淵灑水為四十七道梁空  
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  
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  
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

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某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杭州清暑堂記

京師東南千里入吳越杭於吳為一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善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甍皆汗披纖衣覆大廈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曷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負州廡之左直

海門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邵伯將營邵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蚤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震鼓駭方輿動搖浮商大舶往來聚散乎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羣山濱山而湖崖瀟灑漫并包鉅澤岩岫崒嶂坡乎江漢之上蒼烟白雲少頃萬變茂林

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此室  
頌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於無何翱翔於至極蕭  
然而自適或賓從環次鳴管揆瑟釀酒均餌歌呼瞑醉  
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乎  
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  
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  
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  
其所便安如得其本於為惠也亦大矣乘其間也燕賓

友接和好是亦為政也且邵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  
露寢民莫之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茂不  
可常也遂以其說為清暑堂記治平三年九月十八日  
端明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軍州事蔡某撰

端明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九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九

宋 蔡襄 撰

序

御書碑序

皇祐五年秋陛下以真宗皇帝奉神述再刻之碑親騰篆額勅臣模寫終篇既成奏御蒙賜臣御書一軸臣輒刊頌章上述旨義又辱獎詔明年春刊本上之特賜臣母仁壽郡太君盧氏冠帔臣歷考故事未有列官侍從

而宸毫賜字不緣名品而象服及親獨臣恩榮前無比  
例伏惟陛下性資孝誠覆養萬物精通經誼游適藝文  
矜優高年原本慈惠每觀先帝睿文若臨宗廟志容必  
盡親勒題顏恭記一十九字念思勤勤以臣得與翰墨  
之間探春秋褒勸之法稽虞書謨謀之義神筆飛動妙  
入無迹敦尚老老推及臣親日月之光下燭幽昧蓋絲  
陛下根於仁厚而形於政事豈愚者之慮所能誦道哉  
竊念臣出入省闈向餘十年其間居言諍觸貴權所以

獲全而器使之悉賴天聰今茲忝冒重疊莫知所為謹  
摹御書及錄獎詔鐫著於石臣所獻詩并亦附見傳之  
四外垂之萬世非特微臣之榮遇抑亦興朝之盛舉也  
至和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  
同判吏部流內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某謹序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閩粵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名  
為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

焉然文氣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  
四方學士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  
也為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為名進  
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仙遊纔為中縣然  
鄉間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  
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  
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  
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

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  
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求仕者唯  
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者豈特  
屬文辭苟仕宦哉是必先乎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  
封掾廖君悉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  
而上斷某年以來碑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西偏來  
者得以嗣而書焉予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擿名  
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

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膠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猶吾昔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廖君潔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鄉里之舊屬之碑序其事某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七石序

雪山僧惟正渙然其居淨土之西軒有七石皆因物象而名之其曰麒麟俛趨而遊曰仙鳧渾礪自如曰孤鶴引吭開喙若戾而遠視曰蒼鷹竦翼將擊沈思而在曰飛泉碧玉瑩澈素練斜落曰屏風高丈而半廣又半之曰四面其東當楹竅洞牙築西南北亦如之渙然極嗜而無厭予嘗與寓觀焉渙然指而語予曰我為釋氏學沈洋無羈樂此居而留者今僅十年以事入旁郡中道思之輒罷歸石乎其亦累我耶然每至其側叩之言不

聲而默告之遊不從而止我亦默焉鄰而居焉忘彼之石忘已之我兩皆忘焉石乎亦何累於我哉予於是知渙然甚自適也乃臨石而問之曰天巧神知而寓爾形耶其亦槩陶均冶而脫然耶爾之淪顯將弗然耶其亦莽不知其所以然耶名爾以器以物爾其真器且物耶其亦不為器不為物耶盍為為礎乎以支明堂太廟之楹使長而不危盍為砥乎以礪豪曹鈇鉞之器而使妖回沮屈薦之闕乎以序齊民之法寘之梁乎以利艱涉



之病剗而研乎以修明乎舊則伐而磨乎以登合乎太

和瑱而統之以翳乎讒構鏃而矢之以殄乎驕諄如是

者皆能為之乎不然徒以窵突利銳喜人之目何也頃

之有為去聲石言者曰無何也始謾我以名又誅我以用

名與用亦時遇爾我自守而貴者天質也異夫工者鑄

磨鏡鑿之為之也天成之質可不貴乎渙然能詩善草

書猶是石之貴乎天成也予甚愛其言舊聞華亭有畫

工年七十餘而筆愈適能致其人圖此見遺亦足為洛

中燕居之一適也景祐三年十二月日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其所以為之或異者豈明有所蔽歟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剛介者善仇世不視世俗屑屑走趨勢利作僕奴女子態狀羞不可近反高伉脫去以矯之往往縱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豈勢利汨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乃甚下也前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適於

中宜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迺暇與世之人準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衣帶食飲羣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有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修其性豈不暗於愚者愚者無知莫強其力知者或隳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進予之自規者因以告之謹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  
慄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  
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  
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  
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提持食飲器東  
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  
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  
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

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  
治平聲壯戾妥帖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  
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  
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  
嘉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  
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  
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  
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  
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  
理官之責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  
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  
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  
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殺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  
之重然理官之責甚重而不得其專官有昏耄柔懦則

事兼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教則務  
乎簡厝日召而前頗指教勅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  
至有鍛鍊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  
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  
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  
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之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  
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  
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

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何如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史照赴邠州幙序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謀最為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二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



流指山木以為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有不然借今  
以為喻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  
然而天子移慮生民慶財者豈不與邊兵乎四方大本  
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  
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割羊醜酒蓄  
以驩愛國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  
乃至反脣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  
將恩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年已來北諸侯

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送郭學士序

自某來河南去家遠甚親戚之好無一在河南焉者舉

河南日與之游者又未嘗有交言之舊焉居常反慮自明豈隘乎哉何其與已之少也盍求諸善容者以質乎某得足下聲名且久今乃見之足下服喪退居而老官重德歲時使使謝問交踵門下乘傳東西者止道問舍之所之暮夜必見郡之學者持文章以就衡尺得輕重長短乃去雖紛綸過前區而處等級高下能盡得其心惟莅官于郡縣者以事諮焉反自閉不知愈牢終不開一言別是非隘者質焉其亦有志於善容乎且退居閒

默非有加人之勢而能使人懽欣悚慕之如是使之乘  
加人之勢曷施而不濟哉於是行也某既序之已又繫  
之以詩云以文自高或病為吏以吏自喜或守一器君  
有文闕不鄙吏事驅馬在道愛樽其轡今天子明唯知  
人易必得其位而達其志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去聲然出政化行德澤使  
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闕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

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  
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  
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  
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  
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  
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  
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唯令而已令之於民  
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貧富勤惰冤隱疾苦

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負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卜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送丘賢良序

人有名之曰大匠而不能植棟宇名之曰醫師而不能處藥石名之曰冶人陶者而器輒不堅以窳世必斥之曰是不足為大匠醫師冶人陶者蓋冒其名而居之也國家設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節者曰賢良方正學廣智明者曰才識兼茂特傑出倫類者曰茂才異等凡舉是科者必自視己之能足以充其名而無愧故第言入等則天下之美譽咸歸焉苟不塞其名之所謂安知夫世之人不斥其冒哉丘君仲謀學通經史且為文

詞窮暮而休累數千言而豪肆之氣奮若未已將挾是以與賢良士竝進固有以當其所取然仲謀誠深思讜議以塞其名之所謂則道義之歸有日矣正月日莆陽蔡某序

林比部送行詩序

故尚書比部員外林公祥符中自梓州郫縣罷還由大理寺遷與朝班通判蔡州事陞辭之日伏奏以父母垂老得他官不滿意願幸而補臣閩中一便地臣奮罷駕



之氣奉法遵職蚤暮侍問恭養以盡子道非徒伸愚臣  
勤懇之志抑亦廣聖王孝治之體上嘉愍其誠詔改建  
安郡時著令自蜀還者必再為縣然後升監郡公以才  
能為衆所薦引故特升不與例比將行又以言詞動人  
主全其孝心於是朝之鉅賢咸作歌詩慶美其事初公  
入蜀居三年不茹葷飲酒日誦浮屠書祈幸安歸以慰  
其親愛慕之心豈不至哉公諱休復字某居官決治所  
向無留末年知漳州某適為從事間有闕白多所稱獎

今年被告還家道出於閩嗣子世矩袖所藏詩來謁序述某嘗謂詩至南陔白華篇感其孝養之心求其詞以諷詠不可得已而得世之詩意謂之似者亦足觀矣以公之力行而作詩者咸樂於稱道其嗣子又能追揚先美是皆可書也

陳殿丞送行詩序

康定元年殿中丞陳君鑄師回通判福州且去京師朝之名卿繼作歌詩以重其行師回至官之明年發橐中

所得七十二篇并走書屬某序其篇首將刻之石而傳  
於人也夫送遠之作必稱其事而附為之辭師回以文  
章中甲科間十六年而為監郡然所治距家纔百餘里  
奉母夫人官舍以申孝養之志古之人有以親故不擇  
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今之仕者東西南  
北或千萬里士大夫得便其家者得相慶幸而師回又  
以侍其親然則羣公詩之足以勸夫為人子者志乎侈  
大而遠於孝養者不為空言也若夫閩州之勝域中三

山山之下海之潮汐至焉有魚蝦羸蚌之饒黃雀丹荔  
之實竝山又有竹林泉石曠清雅絕之美可以宴喜而  
娛遊或雜言之亦詩人之博興也慶歷元年正月三日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某序

聖惠方後序

生者天地之德成者聖人之業運化流物隨之不遺生  
之之理至矣推本興治安而有倫成之之道著矣是故  
作天下之美利者其聖人之事乎傳稱神農味百草黃

帝錄內經以除民疾其術能死者生而夭者壽以言乎  
功雖大禹之疏泮水驅龍蛇湯武之用金革戡禍亂將  
救患于一時孰與無窮之賴乎故曰作天下之美利者  
皆聖人之事也宋當天命出九州之人於火鼎之中吹  
之濯之太宗皇帝一平宇內極所覆之廣又時其氣息  
而大蘇之乃設官賞金繒之科購集古今名方與藥石  
診視之法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  
州郡傳於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

吏民莫得與其利焉。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過醫之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壞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慎自守，為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導聖主無窮之澤，倫究于下。又曉人以依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職也。慶歷六年。

十二月八日右正言直史館知事蔡某序

姪至夫名字序

先君嘗曰紹上同遠祖父名令改曰力字至夫恭念我祖考之修服善行孝淑諒直聞于鄉黨唯乃父亦克事親以孝事長以悌祇畏惇謹以睦于家清肅嚴毅以濟厥官積學達詞將以有為福不及壽孤負前業悲夫汝今亦成人矣其能乃父之思乎名汝曰力力乎善行字汝曰至至乎善道汝唯不怠是能有光於前人

送呂祕校序

予嘗思古人力學為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嗇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文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有是三病故不至焉豈天嗇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况自病乎喜自高賢則益已之朋不來斯陋矣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荒矣與時遷移蓋以利而



動者斯下矣呂君足下衷虛而學博氣充而內修孰不  
願進所有以相資矧求之勤乎若某者宜資所未至不  
可為壽張名譽之說以子之善修乎身而修道雖遠斯  
至矣足下之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必矣謹序

端明集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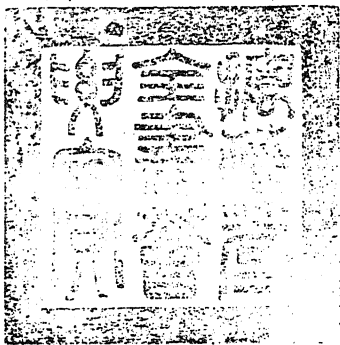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八第十四頁前一行東南一都會二  
十字刊本訛在擇曹掾之能者下據別本移正  
第十五頁後四行孰為人父刊本孰訛敦據別本  
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閻君仲甫來見行舍曰刊本  
見訛况據別本改

卷二十九第五頁後八行而其發適于中刊本適  
訛邊據別本改

第十頁後二行曷施而不濟哉刊本曷訛曷據別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騰錄舉人臣鰲圖